

纪念建军八十五周年

黑土地军事文学长篇小说卷

陈升◎著

骨裂

白山出版社



纪念建军八十五周年

黑土地军事文学长篇小说卷

陈升◎著

1963008

骨

裂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骨裂 / 陈升著. — 沈阳: 白山出版社, 2012. 3
(纪念建军八十五周年·黑土地军事文学长篇小说卷)
ISBN 978-7-5529-0151-1

I. ①骨…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39765号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23号
邮 编: 110013
电 话: 024-28888689
电子信箱: baishan867@163.com
责任编辑: 韩 光
装帧设计: 王 琪
责任校对: 周启明
印 刷: 东煤地质局沈阳印刷厂
成品尺寸: 165 × 235
印 张: 13.2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2年3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9-0151-1
定 价: 125.00元 (全五册)

谨以此篇
献给青春勃发的绿色年华

目 录

第一章 送 行	(1)
第二章 金 子	(15)
第三章 秋老虎	(33)
第四章 野鸭和鸿鹄	(49)
第五章 骨 裂	(63)
第六章 风 声	(80)
第七章 笑 靥	(94)
第八章 出 事	(109)
第九章 甜	(126)
第十章 惊 蛰	(142)
第十一章 蒸 腾	(158)
第十二章 光	(172)
第十三章 沙 盘	(183)
第十四章 散落天涯	(192)
后 记	(201)

第一章 送行

对么长富这一大家子来说，这一天无疑是家庭史上最得意、痛快的日子。

一大早，么长富旗下全市有名的五星级酒店门前就已经熙攘起来，旋转大门前架起的气球拱门上“热烈庆祝么成龙金榜题名 前程似锦”几个金灿灿的大字随着风活泼地跳跃着。各种豪华的轿车载着穿着讲究的社会名流纷纷为这场“世纪典礼”热情奔忙着。

“世纪典礼”是么长富的定位，为了庆祝么成龙高考成功的典礼要做成世纪型的。

三天前，儿子么成龙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快递到家。那可是么长富这辈子做梦都在巴望的通知书，现在被装裱起来挂在了他办公室的墙上。么长富是江浙有名的富商，对他来说，把自己的家族企业发扬光大只是他梦想中的一小部分，更大的、更完整的是儿子么成龙有一天能成为军官。这个大而完整的梦想是么长富不能兼顾完成的，也是他渴望的。

随着典礼仪式的临近，么成龙跟自己最好的朋友洪鹄安静地坐在包间里，没有一点儿快乐的样子。周围鲜花团抱紧簇，衬托中的主人反倒显得缺少生气。

“咱们还可以在一个城市，想想也挺好的。”洪鹄拍了拍么成龙的肩。

“你小子就是喜欢得了便宜还卖乖。我爸要是有你爸一半开明，今天就是我拍你小子肩了，也会告诉你，出国也挺好的。天更大，鸟更多，羽毛什么样儿的都有，更招人喜欢。”么成龙戳了戳洪鹄的肚子，

后者“嘿嘿嘿”地笑出了声。

么成龙，男。小么、么儿都是他的昵称。既是家里最小的少爷，名字更寓意着父亲么长富殷切的希望，希望他成人中之龙。

小么是同学给么成龙起的外号。他就像个天生的商人，思维敏捷，脑袋活泛好使。有自己大胆的想法，有想法也敢去实现。不喜欢做小“领袖”，也不把自己定位中庸。么长富事业的成功引领了他理想上的成功，小么的同龄人以至他们的家庭都知道父亲老么给他的未来定位。虽然小么的性情和表现凸现了他的商业才能，但是在么长富的“整体引领”下，他的未来就是上军校，以后成为军官。

高中以前，小么的学习成绩一直很稳定，他从来没有表达过自己和军校相违背的志愿。么成龙一直奔着学习就是为了上军校，他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想过为什么。优越又满足的生活，让他不用考虑为什么就可以自在地走。从出生起就一直在潜移默化朝固定方向奔跑的么成龙，直到终于有一天想到了应该给自己奔跑一个理由。催生这个理由的是叫青春期的那个家伙，还有洪鹤。

商人么长富的儿子么儿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家里人喜欢叫他么儿。么儿有一个大自己三岁的姐姐，初中就被送到国外，聪慧又能干，两年后就会回国接手家里的一部分生意。么长富把女儿送出国，儿子留在身边，就是照着自己的理想计划安排的。洪鹤的父亲跟么长富家族一直交往的不错，洪鹤跟么儿又是同年出生，两个人从小就玩在一起，成了最好的朋友，么长富一直对么儿说，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情，尤其是商人的世界，皆为利往、皆因利去。他不允许么儿有朋友，不许他掏真心的对别人，小时候只要么儿和哪个小朋友玩得好了，终究会在么长富的插手下，渐渐疏远。就这样，直到现在，么儿只有一个真心的朋友，真心待他也让他倾心相待的唯一的的朋友，洪鹤。

洪鹤的家庭跟么成龙不一样，用么成龙的话说，开明。

家庭的期待和愿望往往由父亲的性格决定，这点么成龙很赞同。么长富有一儿一女为他充分完成理想，洪鹤是独生子女，从商和仕途他只能选一个。生长在一个商人家庭，继续做一个商人也是他的责任，就像么长富总会跟么儿说，你的责任就是上军校，当军官。

知道认识责任，不愿意面对责任，是么成龙上高中以后的事了。

么成龙是带着青春期上高中的，即使父亲给他创造了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奢侈环境，青春期眼里的世界总还是不满与叛逆交错的。么成龙青春期以前，家长会都是由么长富组织的，把么成龙的老师聚在一起，围绕考上军校这个目标谈现状和未来。么长富对么儿学习的在意程度，比任何一个无关紧要的外人都要深刻，不存在老师找家长谈学习，也不存在么成龙家长必须参加集体的家长会，一对一、老师配合家长的沟通是么长富为自己创造的特权。或许是么长富的过于用心，擦燃了么成龙青春萌动的火柴头，一发不可收拾。

“么董事，您好，我是么成龙的班主任。”小么的班主任主动拨通了么长富的电话。

么长富先是一惊，转而想到，应该是班主任有求于自己。

“你好，你好。是有事吧？你说……你说……不用客气……”

“不，不，不。我想您是误会了。”班主任打住了么长富的话，“我打来电话是想跟您说，我觉得么成龙最近的状态有点不对，精神还算是集中，可看得出是学习的态度出现了问题。眼睛直勾勾盯着老师，也不听讲，我找他谈了这个问题，他什么也没说。”

“哦，有这样的事？！……”么长富很惊讶。

“我也调查了一下，近期学校里也没发生什么事儿，他照旧只是跟洪鹄走得近些，看起来并没什么特别。我跟您说，就是想您关注一下，找找原因，毕竟高中很重要……”

么长富挂了电话，这是记忆里儿子么成龙第一次有了如此反常的行为，他决定跟么成龙严肃地长谈一次。

“么儿，这两天看你回家怎么不用功啊？！”吃了晚饭，么成龙被父亲叫到了书房。

“你是看我不用功，还是有人跟你说我不用功？”么成龙的话说明他真的有问題。

“看和说都是表面现象，有什么可以跟我讲嘛。”么长富说。

“你是不是觉得，我一直都是小孩子脾气，想要什么东西了，等着交换呢？”么成龙说。

“那么儿你是不是真的想要什么了呢？么儿，咱们可以软抵抗，可以生气，可以提要求……但是不能以高考这个事情当条件，你不能耽误

了学习，耽误了你上军校。”么长富掰着手说。

么成龙火了。

“你什么都不在乎，就在乎上军校？那我就不上军校了行不行，我什么也不要，就要这个自由，不上军校。”

么长富也火了。

“么成龙你别太过分了。越来越不懂事了，你看看你说的什么话，你竟然说你不上军校……养你是为什么，就是考军校、当军官，回报家族。”

“我说了我不会考军校，我就是不去，要考你自己去考。”

么成龙留下了这句话和已经气得血压升高的么长富，摔门离开了家。他觉得一阵委屈，甚至有种错觉，自己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我怎么能哭呢，像被赶出家门的流浪狗，像什么样，丢人。他嗤笑了一声，下意识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还好并没有润湿了手。他拨通洪鹤的号码，这个时候他只想洪鹤。

“么儿，你别冲动啊，人都是有责任的。我们的责任有区别，虽然军校环境苦，那毕竟是你以后施展的天地，是你必须走的路啊。”么成龙想起来洪鹤上午还在劝自己不要因为一时的情绪耽误了学习。他没有想那么多，没有想他想走什么路，不走什么路。他只是想弄清所谓的责任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只是想把自己以后走的路和自己的选择联系起来，他只是觉得至少也该像洪鹤一样，为自己努力一把。

那天下课的洪鹤还是跟往常一样主动去跟赵恬妞说话，前者 and 常态一样陶醉，后者除了多抛给他一个微笑，么成龙没觉得一切有什么不同。他自己也和平时一样，敲打洪鹤的自尊心告诉他不要这样。

同班同学赵恬妞是洪鹤的梦中情人，么成龙不得不承认她是个外在美的美女。性格孤傲冷漠的赵恬妞，父母都是军人，跟么成龙的方向一致就是考军校。平日里的赵恬妞总是用一句话、一个眼神、一抹笑……迷倒一群仰慕她的各色人士。人群中像洪鹤一样优秀却钻牛角尖的，也有没什么成绩和未来就是一根筋了的，更有飘忽不定其实是花心的。

“你看她天天高傲那样，真当她是白天鹅啊！”么成龙在洪鹤痴醉地看赵恬妞的时候，总是不屑一顾。

“她是天鹅，我是鸿鹄，咱俩绝配，是一个种。还有一个叫着古典，

一个叫着现代。”洪鹤灵机一动，像抓到宝一样高兴。

“她跟个交际花似的，有什么好的？根本没有真心。”么成龙敲洪鹤的脑袋。

“你说你不喜欢她？兄弟，你别逗了！你就是妒忌，妒忌恬妞没跟你笑，没瞅你。”洪鹤不以为然。

“反正她肯定是从军，你肯定是出国。她跟我都比跟你可能。”么成龙坏笑着看洪鹤，不料却逼急了后者。

“么儿，你可不能动她主意。恬妞我俩都有承诺了。”

“拉倒吧，杀了你爸他也不可能让你在國內混日子。”么成龙觉得他在陈述一个铁铮铮的事实。

洪鹤四下瞄了一下，神秘地猫下腰，表情严肃认真。

“么儿，我的兄弟，我跟你说吧。恬妞跟我说了，只要我以后能跟她考一个地方，她就当我女朋友。”么成龙正要反驳，洪鹤拉住他的手，“你听我说完……我跟我爸商量的，恬妞是部队干部子女，咱家还不比你家，咱家缺个政治上的好手是我爸成天唉声叹气的事儿，我说给他找个部队家庭的儿媳妇儿，他双手同意，搁置了我出国的事儿，同意给我两年时间看看。兄弟，咱又能在一起了。么儿，咱又能在一起了。”洪鹤咧着嘴，哈哈地笑。

“你爸这么好，为了让你追赵恬妞，不让你出国了？你小子这么机灵，自己的事办得真漂亮，你不出国为了恬妞也上部队，你家你不管了？你也说了，你们家就你这么个儿子……”么成龙情绪一点儿没平复。

“我说你小子脑袋锈了，我都说了就两年，我去了部队还怎么脱身啊。我没有想过不按照我爸的想法走，毕竟这个也是我的责任，有了恬妞我就能放心出去闯了。应该说，我知道自己该追求什么，方向在哪儿，只不过我觉得一切还不是时候。有时候我甚至会庆幸，幸亏我不是你，部队那真儿的很不适合我，我呀，真的没有吃苦受累的大出息。凭我的成绩考个好的地方大学一点问题不会有，你也考个跟我们一个地方的军校，咱就又能在一起了。”洪鹤嘿嘿嘿地直笑，这笑容跟他拌小么一个跟头时那没出息的样儿形影不差。

“你就是重色轻友，不为了我留下，还‘你们’……让我奔你俩

去。”么成龙气得直跳脚，“为了那么个女生，你把自己计划都改变了，你小子是很聪明啊，既把赵恬妞追到手了，你还说服了你爸，我看你就是不想出国。”么成龙觉得自己说的没错。

“不是想不想的事，我们也不是为自己活，身后一大家子都是我们肩负的。我在可以争取的环境下，为自己争取个跟赵恬妞的机会就已经成功了，我很满足了。”么成龙看得出，洪鹤是真心的满足。

么成龙反复在想洪鹤的这番话，他觉得父亲么长富逼得太紧又太坚决，他好像应该自己争取点什么。就算争取到父亲一番责任的道理也好，总好过自己一味奔跑，在别人眼里他该是多么没有理想没有追求的人，他的存在只是傀儡罢了，为了父亲的梦想而奔跑的傀儡。那一刻的么成龙只是想引起父亲的注意，他想或许么长富也能一样，为了儿子的想法父亲的想法可以退步，即使他没有像洪鹤那样实质有利的目标，他依然相信自己比某个固定的目标更重要。

不学习就是么成龙吸引注意的方式，这是他想到的最行之有效的方

方式。

么成龙坐在路边的台阶上，静静地，思绪在不断变换和接踵。

“怎么这么晚还跑出来？”洪鹤悄悄在他身边坐下。

“我不上军校了。”么成龙叹了口气。

“为什么？”洪鹤惊讶地站了起来。

么成龙把洪鹤拉下来，“不为什么，我不想去。”

“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想考个地方大学，以后跟你一起出国。可能回来也可能不回来……你知道，家里有我姐。”么成龙勉强自己笑了笑。

洪鹤没有出声。

么成龙接着说，“我突然觉得，我活这么久，都是为了我爸想我上军校活的。可能不管谁是他儿子，都是这一句话‘必须上军校’。我活这么大，也没什么追求的，连个女生都没有。”

洪鹤笑了。

“我才发现，对我爸来说，生意不算什么，钱更不算什么，当军官、上军校是他的命。”么成龙拾起身边的石子，用力砸在地上。

“你不上军校，你是拿你爸命。”洪鹤说。

“以前我不知道我的命是什么，现在我只知道，让我上军校就是要我的命。这辈子我就算只能跟他对着干一次，就是要跟他拼命。”么成龙说得很坚定，看不出灵魂自由的快乐，比思想被禁锢囚禁时更难受。

“你跟你爸说了？”

“我是刚刚决定的。”么成龙打住想反驳他的洪鹤，“我会比以前更努力，考个像样的地方大学，全靠自己，甚至要跟他的一些强制手段作斗争。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下决心，第一次想争取，你别泼我冷水，让我自己扑腾去。”

“么儿，外面的世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觉得你太盲目了，太冲动了。虽然上军校挺苦的……”

“你千万别跟我提责任。我以前还相信你说的责任，现在不信了。么长富就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他把自己的快乐变成一项责任的帽子扣我的脑袋上，这就不是一条为了责任走的道。”么成龙又一次打断洪鹤的话。

“我是想说，环境苦可是条件因素简单，适合生存。受得皮肉苦，方成人上人。上军校挺好的。”洪鹤说。

么成龙一把抓住洪鹤的领子，“你说，你是么成龙打电话找来的，还是么长富派你卧底的？”

洪鹤挣脱开么成龙粗鲁的手，“说什么呢，一开始我以为你小子行，敢去部队下地狱去，现在才看出来，你就是怕吃苦，找借口。”

么成龙听了“哈哈”直笑，“知道你小子为了我好，怕我跟家里闹翻天，于情于理都在力挽狂澜，可你这话说得也太外行了。我是当军官，去部队也是训别人，能吃什么苦啊……你真是不懂。”

“你不懂还是我不懂，真把你爹的话当真啦？‘生下来就是军官’，你想多了吧。先是兵蛋子，天天被人训。”洪鹤笑话么成龙从小奔军官奔的这么无知。

“什么？还训练？那我更不去了。洪鹤，我给你小子说，你是自己不知道，你内心矛盾挣扎的心理活动全写脸上了。看着你我就知道我自己是啥熊样，又激动自己的解脱，又担惊受怕想一大堆。”

决心不考军校的么成龙并没有告诉么长富，他觉得硬碰硬是肯定会被打压的。他像之前一样甚至更加拼命地学习，在洪鹤的帮助下关注查

找地方大学的资料和信息，对号入座为自己定目标，做规划。

么长富知道儿子竟然铁了心不去军校是填报志愿的时候。么成龙自己把志愿表偷换，结果在录入电脑的时候，被录入人发现嚷了十几年要去军校的么成龙竟然没有填报军校，通知了么长富。惊天动地的星球大战在么家打了好几天，顺利被军校录取的通知书就是胜败的证据。

么成龙还是输给了父亲对自己“生命”的捍卫。

也许应验了那句不得不信的“都是命”。

小么没有摆脱老么的“命”。

得以宽慰的是，小么和洪鹄考到了一个城市，还有赵恬妞。

如果这个时候，浪迹天涯能让么成龙摆脱这个残酷的命运，他恐怕早已人在天涯。如果这个时候，生命允许他再选一次，他愿意做一片生命不过一个四季的树叶。如果这个时候有如果，他想逃离可以被自己父亲操控的所有平台。话说回来，这个世界没有如果，面对无力抗争的命运，他能做的就是跟洪鹄呆坐在包间里，等待虚情假意笑脸相迎去跟所有把他推向万丈深渊的宾客们，一起庆祝自己即将远赴他乡，参军从戎。

么长富精心设计打造的“世纪典礼”，在吉时九时九分九秒准时开始。

伴着《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么成龙在洪鹄的陪伴下缓缓步入大厅，在音乐响起的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聚向了么成龙。么成龙踩着和音乐不太和谐的步伐，走向舞台上等待自己的父亲么长富。

随着么长富致感谢词、特邀嘉宾致词、赠与信物仪式、敬酒仪式、节目表演、宣布宴会开始所有项目的推进，这场“世纪典礼”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俨然是按照婚礼的流水式进行。

“么儿，你爸就是把你嫁给了部队。”洪鹄说。

“嫁出去的儿，泼出去的水。”么长富全场没有给么成龙发言的机会，怕他俩人真在现场争执起来撕破了脸，让人笑话。

“要是你爸给你个机会说两句，你是配合还是砸场子？”

“先配合，再砸场子。可惜啊，给老头子吓坏了，害怕了。”么成龙和洪鹄躲进了包间，透过半掩的门，看着舞台上的么长富在唱《军中绿花》。

“洪鹄，你说，部队里真的是寒风伴着雪花吗？”沉默了半响的么成龙问洪鹄。

洪鹤没有回答，他们都不知道。不知道有的人翘望的地方，有的人讨厌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那里是绿树红花还是满地荆棘。

么成龙在家乡最后停留的日子，是在么长富欢喜雀跃的各种活动中消磨掉的。看着自己父亲满足快乐的样子，他只盼望着快点离开。虽然没有逃脱父亲的安排，即将走上“么长富理想道路”。么成龙并不是已经向命运屈服，相反地，对他来说，为自己理想的拼命才刚刚开始。远离父亲的视线，么成龙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或许报考军校的高分数线对很多人而言是遥不可及的，顺利录取更是百里挑一的不简单。然后世界上有一种相对于任何程度而言都极其简单的东西叫做选择抛弃，么成龙在命运前程和理想前程中选择抛弃了前者，他想抛下命运，从头来过。和当初一样，么成龙没有表露自己的心意，没有人知道他安静地走向军校就是想让他阴错阳差的“太容易”，变成不容易。他相信留在军校要吃苦付出很多的努力，同样，只要他想，适者生存的法则也会让他摆脱命运离开军校。

他终究也是快乐的。和老么、和命运的抗争是兴奋的。

很快就到了么成龙入学报到的日子，这是么成龙第一次远离故乡。因为开学要比洪鹤晚，这也是么成龙第一次一个人出门。

在么成龙报到日期前一个星期，么长富提前与手下部门经理的儿子向宇在么成龙军校所在地A市会合。么长富在么成龙报到前特意来到A市就是想熟悉环境，帮儿子打前阵。向宇是毕业后留校的一名参谋，虽然老么已经习惯与陌生人打交道，面对出发前部门经理的多番客气，他还是希望能在向宇的引荐下顺利一些。

真正报到的日子，么长富最终决定让么成龙一个人去。毕竟儿子真的上了军校，事情都在他的掌握和规划中发展，或许这个时候回避与么成龙之间的矛盾是最好的办法。事实上么成龙更喜欢父亲的这个决定，了却些尴尬敷衍的过程。

在机舱门打开，么成龙走下舷梯搭乘机场大巴的时候，目的地明明正午的天却昏暗得像家乡的傍晚。闷热又潮湿的空气随着毛毛雨密集地扑到自己的脸上，么成龙像赶苍蝇一样不耐烦地挥挥手，雨下得大起来了。

虽然是第一次出门，比想象中还要顺利得多。

飞机还在滑行没有停靠的时候，么成龙刚开的手机就响了。一个陌生的号码是属于接待人向宇的。

“你好。”么成龙的语气更像是问句。

“你好，小么。我是向宇，是来接你的。我已经在机场的3号出口等你了，你什么时候出来？”电话那边的声音很急。

“现在我还没有下飞机，我到的时候跟你联系吧。”么成龙想要挂断电话。

“那你尽快吧，出来打电话。”

电话断线，么成龙把陌生号码储存，没多作思考。

在下飞机和取行李的过程中，这个叫向宇的人又几次催促么成龙快去3号出口和他会合，么成龙的耐心终于被磨灭，在见到他的第一时间发作。

“我是么成龙，你很赶时间就不麻烦了，你先回去吧，我自己会去学校报到的。”么成龙并没细看他的脸，他拖着行李朝出口走去。

“你……”向宇迅速地跟上。

“你可以走了，该不会是怕我跑掉吧？”么成龙哼了一声，“学校见吧。我兄弟洪鹤在这儿，你可以跟我爸说我去找他了。”

“还是一起回去吧。”向宇并没多说什么，出于礼貌的态度一点也不真诚。

都是虚情假意、不负责任，这样的人老么竟然也放心？么成龙嗤之以鼻。

“不用麻烦你了，等我到学校会联系你的。”么成龙拦下了出租车，把向宇抛在路边。

已经安全着陆，先去同洪鹤会合，到时间会自己去学校的。也不知道您老怎么找到的向宇这人，还是不劳烦的好。

么成龙在出租车上给父亲老么发了信息，并打电话给洪鹤。

“洪鹤，我到A市了。现在去找你。”么成龙压低声音，假装自己很成熟的样子。

“你一个人么？两点我在校门口等你。”洪鹤的声音反倒活泼，日子貌似过得很好，么成龙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两点又十分。小么铁黑着脸，出现在洪鹤的面前。

“嗨！幺儿，面色不对啊！”洪鹤搂住了小幺，捏了捏他的脸。

“你说，你怎么不接我呢？”小幺没好气地说。

“你不是跟你爸冷战呢，你爸给你安排接站了啊。马上报到了，你时间紧，就快去蹲牢了，我也不能拉你玩，浪费你时间啊！”洪鹤坏坏地笑着。

“别提接我那人了，口音都被这里地方话同化了。不情不愿，催得我直烦，不是热情的人还在那掩饰，我看他都累……哎，我爸给你打电话了吧，刚才？”小幺说。

“打了。我说你来我学校看看，你爸让我好好教育你，‘唉……小幺不懂事……你好好教教他……就这样啊。’”洪鹤学着老幺的语气。

“哼，跟你学就学坏了！”小幺摆开了洪鹤的胳膊，大步往前走，甩开了后面的洪鹤。

“你还说，你看几点了，怎么又迟到，到了部队可不行！喂……你等等我……”洪鹤追赶小幺，他们跟小时候一样，笑的像个孩子。

洪鹤拿出房间的钥匙，在小幺眼前晃了晃，明显是想显摆。

洪鹤的宿舍是四人共住的。室内有独立的卫生间，洗漱室。空荡荡的宿舍，说话还带着回音。

“环境可以啊……”小幺四下打量着。

“必须可以啊！这可是新装修的宿舍楼，最好的系，宿舍也是最好的！”洪鹤捎带自豪地说。

“可以和最好有关系么？”小幺泼了一把冷水，“没高中住校生的环境好呢。”

“幺大军官，等明儿我去你那屋看看，看看你那是一个什么水平的‘豪宅’！”洪鹤坏笑着看着小幺。

“军校是管理严，又没说环境破。环境好着呢，别的不说，就是比你这地方大！”小幺比画着洪鹤眼前的地方。

洪鹤若有所思，“你什么时候去学校？”

“后天。”小幺的情绪一下子没了。

“行吧，虽然你小子免不了要吃点苦，可想象能跟恬妞在一起，也值了。她爸妈都来送她了，你说，她能让我见见么？”洪鹤的思维彻底转移到赵恬妞和他的世界里，幺成龙被抛到了其他星系。

“疯子。”小么不理。

“也是，不能。她跟我还没正式开始呢……那你说过两天你俩就开学了，我什么时候跟她说恋爱这事呢？唉……不行，我不能心急。”

小么全然不理睬洪鹤的自言自语，恋爱真是个可怕的东西。

洪鹤都被弄得神经了。

小么觉得恬妞真是个好女孩。

洪鹤学校的旁边，一家咖啡馆。洪鹤说，他要跟小么正式来次男人之间的对话。小么扑哧笑出声。洪鹤说，别跟我整男不男女不女的样，咱可不是伪娘，男子汉得有点男人样。于是，一杯卡布奇诺，一杯拿铁。两个小资男人之间的对话开始了。

“后天，你要去军校了。么儿，你准备好了么？”洪鹤大声地说着。

“准备啥？哦，我爸都准备好了。”

“我问你，你说老么干啥？猪脑袋！”

“我有什么准备的？我爸说很多东西用不上，叫我少准备东西。”

“我在跟你说话呢，你别跟我东拉西扯。我问你呢……么成龙咱俩是不是没办法沟通了？”

“我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像一个男人一样，承担委屈和压力，享受孤独和快乐，为实现振兴家族的目标而努力了么？”

“这能准备好么？你都没准备好……都逃这儿来了。”

“我这是间接准备好了，我的决心更大，目标更远。”

“我也准备好了。”么成龙咕噜咕噜地喝了几口咖啡。

“么儿，我们离开家，马上要开始过跟以前不一样的生活。要更努力去学习，不能再过大少爷的生活，我们也要像经营一份自己的事业一样，把自己的生活有声有色地经营起来。”

么成龙沉默了，他看着洪鹤，好像他真的有翅膀，上面泛着红灿灿的光芒。

“嗯，我知道。所以，我来了，为了我的生活。”

“嗯，么儿，部队是个很苦的地方，在那要吃的苦可能你这么大都没想象过。你得坚持住，你不能出来的话，我就去看你，我会支持你。”

“为什么不能出来？能啊！十一咱一起去旅游去！”